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明清艷情禁毀小說系列

紅閨春夢

Hong Gui Chun Meng

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明清艷情禁毀小說系列

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O BAI BU

《紅閨春夢》一名《繪芳園》，雖艷而不穢，但因其寫名士、重臣與妓女相戀，清廷認為有傷風化，故禁毀之。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红 闺 春 梦

下 册

[清] 竹秋氏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明清艳情卷 .5/杨娜主编. —长春:
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3.8

ISBN 7-5387-1778-1

I. 中... II. 杨... III. ①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②禁书—中国—古代—选集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6361 号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明清艳情 (五)

作 者: [清] 不题撰人

丛书主编: 杨 娜

责任编辑: 姚家余

责任校对: 姚家余

装帧设计: 小曼

出版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646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长春市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4316 千字

印 张: 199.5 印张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次

印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778-1/I·1683

定 价: 509.20 元 (全套共 19 册) 单册: 26.80 元

明清艳情禁毁小说系列

锦楼重梦

绿牡丹

欢喜冤家

● 红闺春梦 (上中下)

续金瓶梅 (上下)

国色天香

五美缘

金屋梦 (上下)

蜃楼志 醉春风

凤凰池 绣球缘 风流和尚

二度梅全传 桃花艳史 八段锦

续艳异编 锦绣衣 风月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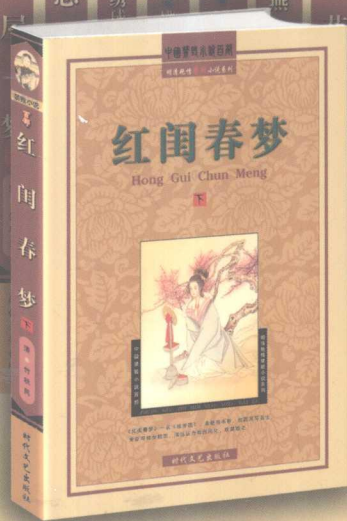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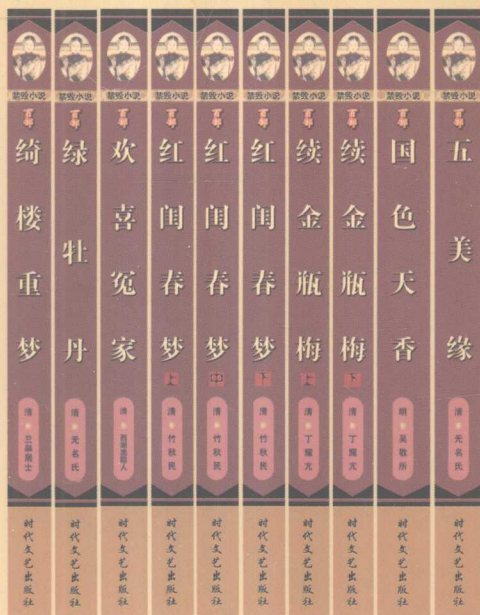
平山冷燕 梅兰佳话

万花楼

隔帘花影

图书策划：杨 光
责任编辑：姚佳余
装帧设计：小 曼

本册定价：26.80元



第五十三回

章三保得财甘息讼

毕讼师受谢乐调妻

话说蒋礼睡到次早方醒，起身净洗手脸，吃了点饮食，忙忙向章家来。见章家大门开着，即跨步走入，见后丧棚高搭，当中停着柩，灵前幡幢帷幔，灯彩香花，甚为齐整。章三保夫妇同在桌畔点烛供肴，妈妈又涕泪交流的数说着哭。回头见蒋礼走了进来，章三保也认得他，虽然是朱丕的家人，因此事与他们无涉，正待询问；蒋礼忙上来道：“昨日大姑娘入殓，我实在不知道，未得候拜，失礼之至，要恕我呢！”说着，便走上拜单，恭恭敬敬行了四礼。慌得章三保夫妇挽之不及，口内连说不敢。三保一旁回礼不迭。蒋礼拜罢起身，妈妈也止住啼哭，上来叩谢，便邀蒋礼至棚下坐了，妈儿们送过茶。蒋礼道：“昨日下午，方闻得大姑娘的凶信，甚是诧异，我还当是讹言，再细细打听，连死的情由我已尽知，把我很骂了一夜。”将大指一竖道：“他若不是我的主人，我要骂出他好话来，又恨不得过来与贤夫妇商量，定要报仇雪恨，才出我胸中这一般不平之气；无如名分攸关，只得忍了下去。后来听得章大爷在县里喊了禀，请官去验，业已准了，出差提讯，我喜欢的过不得，我甚称赞章大爷有胆量，管他什么官幕，有钱有势，只要我有理，都可告得他们，外孙有理，还要告太公呢！总之一句话，他们恶事也忒做得多了，不怕人命关天，都视作平常，还了得么？世界上倒没有王法了一般！也有今日跌到你家章大爷手内，那怕势焰如山，偏要同他们这么碰一碰；我佩服你章大爷，实在是胆儿的，非比那畏刀避箭的人。这叫做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们恶贯满盈，自作自受！”

妈妈听了，忙接口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你蒋二爷真是明白人，你家那主人还不及你，他们只说我们这里人家，是最容易欺的，殊不知人死了，还怕什么呢？拚死无大灾，说到尽头，都要凭个理字，难道人家非容易养到十七八岁的女儿，又是一把赚钱的手，被他们逼死就罢了不成！弄一场人命官司给他们吃吃，试试大家的手段！适才犹有一件可笑的事，你二爷未来之先，许家打发个人来同我说和，叫我家不要追案，他情愿贴我女儿身后丧中一切费用。是我当面大骂一顿，说你家主人梦还未醒，没说贴我的用费，就照我女儿样子浇个金人还我，还嫌他不会说话呢！你回去告诉他声，叫他拚着打官司罢，留下钱走官的门路是正经，只要官判断我女儿是该死的，与你们无干，我家就不追了。今日你来是头一次，若下次再来，我即打你孤拐。许家的人见我势头不好，一溜烟逃去。你听听可笑不可笑？到了此时，他还拿钱来坠煞我，我可依么？”

蒋礼听了，拍手笑道：“骂得在理，不打出门，还是便宜了他；然而我却有句不中听的话，要劝你妈妈，不要骂我，我才敢说。若论你家姑娘，为他们逼死，万难罢和，连旁人也没有劝你家和的理。但是一件，常闻钱可买罪，他们见你不肯私和，到了官又要耽取处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拚着荡产倾家，倒衙门里去花费；现在的官，那个不贪财的？古语云：有钱则生，无钱则死。你们见县里不问，不过到府里去告，府里若再买通呢？况且许家又现为府幕，更易说项，你家不过到上司里去告，京城里去告，滚钉板喊御状，你家多拚得去干，他们也拚得去用，可知有钱到处皆通，你告一处，他买通一处，九九归原，仍是个罢和。他们也用穷了，你家也累措完了，两败俱伤，毫无益处。没说是威逼的官司，即是真打死了人，有钱都可以豁免。我想你妈妈不若看破些，乐得他们来与你家说和，情愿用钱，何妨重重的要他们一宗。而且大姑娘虽然惨死，也是大限该绝，天下没有错死的人，阎王也没有误勾的鬼。二则不怕你妈妈见恼，你家这门户全

赖大姑娘撑持，而今大姑娘歿了，即折了气势。你家二姑娘年纪尚幼，又没有大姑娘的名声，恐一时接续不上，再要打官司告状的破费，只怕他们还未用穷，你家就先累倒了。妈妈，你将我的话与章大爷斟酌，看我蒋礼还是为的他们，是为的你家呢？”

一席话说得章三保坐在一旁，眯眯笑而不答；妈妈也无语了半晌，方道：“你二爷的话原是不错，无奈我女儿死的太苦，若与他们私和，恐对不过我那死鬼女儿！”

蒋礼见妈妈话已松了下来，即趁势说道：“妈妈，你这话错了，你姑娘死后魂灵是明白的，也晓得父母的苦处，而且追到末了，他们不过丢官的丢官，倾家的倾家，也没得什么死罪，爽性办到他们论抵，也还值得。”章三保听说，连连点头道：“蒋二爷说的甚是有理，你倒揣度揣度，不要倚着自己一冲头性子，日后抱怨。”又起身拉他妈妈道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和你说话。”蒋礼拍桌道：“还是章大爷爽利，你们都要商议定了，才好说呢！”他夫妇走进灵帏，噉噉喳喳的好半会，复又出来。妈妈向蒋礼道：“蒙你二爷指点我们明路，但是私和了这官司，便宜他们多了。我家既耽了卖死女儿的名，须要落这么一宗，不然也犯不着，耽名不耽利的，至少要他们十万八万，衙门里一切我家不管。依我就和，不依我仍是追案。还有一件难事，方才许家的人被我骂走，料想不敢再来；就是贾家那边也要人去说，我家断不能先央人同他们说和去。”蒋礼忙道：“不难，不难，你妈妈果然允准，不得改口，我情愿效劳，也不说你家烦我出来，即着我的意思，许、贾等处皆是我去，我家主人也无须交代的。”章三保道：“怎好烦你二爷代我家说话？他们家的人，仍是要来的，来时再做商议，你二爷去说，究竟不便。”妈妈道：“这也无妨，说成了重重谢二爷，只要你话说好了，不可被他们掂了斤两去。”蒋礼听说，双手齐拍胸膛道：“有我，有我，包管你贤夫妇得理得体，成时只要一顿好好酒饭，请我一吃，就完事了；只怕我说的十事九成，你家又有变动，那就不好了。你们怕我说不成功，反惹人笑

话，我也要预先说明。”说罢，哈哈的笑了起来。妈妈也笑道：“你二爷放心，果能依我数目，断无不成；倘有反悔，任凭你二爷罚我。”蒋礼道：“罚你减去九成，只要一成。”说罢，又格格的笑，即起身作辞。章三保同妈妈直送至前进方向。

蒋礼出了门，自喜道：“不意他家被我一番鬼话，说了下来，真正是我财星透露。”一口气跑回家内，将前后情节回明了朱丕。朱丕亦大为称赞，便亲自来会贾子诚，着蒋礼去说知许家，看他愿出若干，到贾老爷衙门里来回我。蒋礼出来，自去见许春舫商量。那朱丕即至衙署，见了贾子诚，将蒋礼如何去说章家，如何答应：“现在叫他问许春舫去，知道他出的数目，我们再为计较，这件事算可了结了。”贾子诚道：“用去若干，倒是小事；却要被老乌龟夫妇笑我们害怕，将钱去买嘱他，我真不服这口呕气。”朱丕笑道：“你可太没涵养了，此番是他得了情理，权让他逞尽威风。事后过个三月五月，寻件事去摆布他，这却也容易；那时不发手则已，发手即要他冲家败产，今日所得的原数儿倒出来，还不行呢！”贾子诚道：“怎么办呢？只好恁么想了。”

贾、朱正在计议，见蒋礼已去了回来，道：“许老爷正因打发去的人被章家骂了回来，在那里纳闷，见小的去了，说明章三保应允的话，欢喜异常，一口即出了三千两，再外送鲁太爷。小的因想许老爷出得多，也是替老爷们分肩，遂又陈说利害，若不满章家所欲，恐此时息了案，日后仍要发作，不如一了百清，免贻后患。许老爷听了小的之话，又添上二千银子，共计五千。小的先回来说声，待我再往章家问个明白，讲定多少，可以了案；五千外的，老爷们再设法补足，可买点便宜；倘五千肯行了，岂不更好么？”朱丕道：“甚好，你就去罢。”蒋礼退出，仍至章家来。

章三保忙让到后进内坐，妈妈也出来相陪。蒋礼道：“委办的事，说过了，但不能尽如你贤夫妇的意思，费了若干唇舌，他们咬定了要同你们打官司。许春舫随他去和我们拚向衙门里去

用，不便宜他家，果应了我前次的话。后又被我再三说项，他们才依了。出的数目，却离得远呢！我也说不出口，说出来要被你们啐呢！”章三保道：“既然有了数目，何妨说与我们听听，好在行止也远未定。”蒋礼又道：“妈妈不要骂我呀！”妈妈道：“怎么话，倒累你二爷往返，也不是你二爷的事，只管请说。”蒋礼听了，方故作撅嘴咋舌道：“他们三处，除了代你家衙门使用外，送你二千两银子，再多是不能了。你妈妈想想，可是远得多呢？叫我回复你家的人，都难出口。”妈妈闻说，顿时撂下脸来冷笑了声道：“我家宝贝似的一个女儿，被他们逼死了，又经官动府，大闹一场，息案的时候，自然我家还要认个情愿了结的名目，这些关头，只值了二千银子么？他们也不怕笑掉了人家下巴壳子！倒难为你二爷，空说了一番，改日叫我们家里登门奉谢。我定见是不和了，随他们那个衙门买路去。总而言之，女儿为人逼死了，不能再问个罪回来。”章三保也接口道：“本来太少了，我家活女儿亦不止卖二千银子，何况是他们逼死的，我们又要耽卖死女儿的名，二千银子才买了个零头。”蒋礼道：“我原晓得悬殊太远，是说不上的，又不能不来回你们声，我倒惊动了，待他们肯添多少，我再来说罢！”便起身欲行。

如玉在灵帏内听得明白，忍不住走了出来道：“蒋二爷请站一站。”蒋礼见是如玉叫他，即停住脚步道：“二姑娘有何话说？”如玉含笑道：“承你二爷来代我家说事，本当依从，无奈数目太远，不是我家有意扭捏。然而你二爷的来意，我也猜透一二，怕的是说多了，我家三爷和妈妈又争多厌少，不如藏点头说好留退步，究竟他们愿出实数若干？说明了要大家商议，能行则行，不能行则止，倒爽快些。二爷何必又要去走这么一趟，做什么呢？现在费你二爷心，甚不过意，再累你往返，更外不安了。”

蒋礼听了，暗骂道：“这促狭小蹄子，很会诈人，看来比老的还凶呢！待我也诈他一诈。”便笑道：“二姑娘说话真伶俐，看出我的心境来，既然你姑娘问我，我也要转问一声，想必三爷和

妈妈的心境，姑娘是知道的，到底要多少，才肯罢休？权且丢了我的，说你的。早间你妈妈说要十万八万，那句话谅也是戏言，应该有一定不移的章程，横在心里，何妨请教呢？”如玉笑道：“既是你二爷谆谆问我，我斗胆代三爷和妈妈做主，十万八万虽是戏言，大约一万八千是不可少的。你二爷心里估量估量，他们能出，再去说一遭儿；他们不能出，就犯不着空费唇舌了！”妈妈在旁忙拦如玉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，小孩子家晓得甚么？蒋二爷不要睬他，我是不依的。”蒋礼见如玉已说出实数，又见妈妈拦他，恐如玉走了，不好收场；便道：“你姑娘这么爽利，我也爽利些，我们以作六千的数目，等我说去，说得成，晚间回信；说不成，我即不来了。明日你追你家的案，他打他们的官司，与我毫无关涉，不过白说了一场话。”妈妈仍要再说，被如玉抢着说道：“就这么着，候你二爷信罢，行止多要回复我们一声。”

蒋礼口内答应着，即作别出外；也不回去，走到那僻静茶铺内坐下，直等至黄昏时分，又向章家来，进了门即拍手笑道：“成功了，没事了，哎唷！哎唷！好容易被我说得海枯石烂，方有了头绪。非是我来妄说，唾沫都说干了一碗。”又回身对章三保作了一揖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大事告成，悉如二令爱吩咐的六千数目，贤夫妇可没有的说了，再说我可要议罚了。”说罢，又笑个不止。章三保一面应答，一而让蒋礼坐下道：“适才妈妈狠骂了如玉一顿，说他不知好歹，乱出来插嘴，既已说出了口，又累你二爷跑来跑去，我们甚过意不去，只好遵命，这场情分却要卖在你二爷身上。”蒋礼笑道：“承情虽蒙你们贤夫妇慨允，还有一句不情的话要交代明白，衙门的使费，说过不要你家闻问；那情愿息讼的禀帖，是要你家递的。”妈妈道：“既然讲和了，自然要递和息；请你二爷去与他们说明了，一边交银，一边去投息词，两不相欺。”蒋礼道：“那也不用你多虑，我去把银两措齐，你家去请人写了息词，我同你家章大爷手挽手儿往县里去递，就在那里交清银数何如？我也要去了，明日见罢。”

蒋礼回至行署，已初更时分，朱丕道：“怎么到这时候才来，他家可行了么？”蒋礼道：“行是行了，不是小的夸口，换一个主儿去，竟难成功呢。章家两口子，抱定十万八万的说，被小的左磨右刷，始压下头来，现已说定了七千数目；衙门还要我们去用。除去许老爷出的五千，贾老爷与老爷是要凑二千的，县里没有什么大开发，不过书差们的赏号，几十千文也就好过去了。好在贾老爷前日已送过鲁太爷三百，许老爷还允下另送，遥想鲁太爷是没有扭难不行的事。”贾子诚道：“倒难为你了，改日还要酬劳你。明日去告诉声许家，叫他将银两备齐，我的少停交与你主人带回，就是明日做结了罢，迟则恐另生他变。”蒋礼应着退出。

贾子诚即起身在床上取出一个螺甸小匣，开了锁钥，检出二千两银票，交与朱丕道：“这件官司真便宜了你，难道你就这么算了么？”朱丕笑道：“我不与你叙理，你倒说起我来，这件官司本是你闹出来的，可知许春舫是飞灾呢！他还出了五千两，若不是我家蒋礼去说，你可能二千银子了事的么？论理你还要谢我才是。”贾子诚笑道：“啐！下流东西，不要面孔的，滚罢，天也不早了，别要碰着夺路的强盗，抢了银票去，那我可是不管，只好你自家赔补了。”朱丕也笑着起身辞出，早有来接的家人，提着手灯照回私宅。

朱丕将蒋礼叫人，交清了银票，吩咐他明早即去，不可迟误。蒋礼接过银票下来，欣喜非常，稳稳的赚了一千银子，我在这门里当了七八年的差，还没有得过这么一宗财爻，惟愿他们这样的人命官司，再遇几回，我可就要发财了。欢欢喜喜将一千两银票另自收过，吹灯安睡。次日清早，先到许春舫那里说明，却报一万之数，与贾子诚各出一半。朱丕本来无钱，人是晓得的。许春舫兑了银两，打发一名贴身家丁，同着蒋礼前来。

蒋礼一路暗忖道：“这个囚攘的跟着我来，怎生支开了他，方好交代章家银两？”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对那人道：“我的哥，罢罢，你我辛苦一场，必须要拈个厘头，贴补脚步钱，不知

你大哥意下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蒋二哥，你说的什么傻话，谁不想好处呢？只是没有法儿。”蒋礼道：“不难，你把银子先拿到衙门前等我，自有调处。少停我同章三保来叫你交银，你再交代他，包管章家都要送我们一分酬劳。”那人听了，连连应答，依着蒋礼的话，先至县前等候。

这里蒋礼见那人去了，便急急来至章家，章三保接着入内，蒋礼道：“你家稟帖可写下么？我们银子已齐了。”章三保道：“写下了，我们就去罢！”蒋礼道：“且缓，许家的家人路上向着我，要你酬谢他一分，不然他不肯交银子。我代你家做主，允下他了一分，该七十两银子，你肯给就给，否则我代垫了，难道为这点小费耽误大事么？最好你与我交给他，免得争多嫌寡的。”章三保道：“你二爷既经说下，我也不好驳回，好在七十两银子也是有限的，明日送给他罢。”蒋礼笑道：“他要现给呢！说现银子交代你，不能落你家的欠帐，这也是人之恒情，不能怪他。你带了去罢，那整数上也不好挖下来的。”章三保听说，便取出一包银子，戥了七十两，交与蒋礼。又将息讼的稟帖带在身畔，邀蒋礼同往投递。妈妈又赶上来嘱咐道：“银子过手，再递稟帖，不要放了鸽子去要紧。”蒋礼回头笑道：“妈妈，你太小心，把我姓蒋的忒看轻了。”妈妈道：“不是怕你呀！怕的是许家的人。”蒋礼也不答言，拉着章三保就走。

一会来至县前，果见许家的人站在街旁，呆呆的等候。蒋礼抢行一步，将七十两银子递与那人道：“你且收下，千万不要开口，跟着我行事。费了无穷的气力，才弄下这一分来，我假说是我要的，他方不驳回。停刻事完了，我们再分罢。”那人接了，千称万谢。恰好章三保也走了上来，彼此只招呼了一声，蒋礼即拉了他们一同来至门房。蒋礼是常来的，门上多认得他，让他们坐下。蒋礼便将原被两造情愿息讼的话说明，又在身边便袋内掏出几两银子，送与门上道：“些许菲敬，不成意思，请收了；容待事结之后，再行补报。”原来蒋礼早预备下各行使费，以便一

场清结。门上接过笑道：“这点小事，还领惠么？你二哥太见外了，请将稟帖存下，待我觑个空儿递进去，不知官那里可说明了没有？”又回身骂用的三儿：“怎么客来了许久，也不送茶，你们干什么的？”蒋礼忙道：“我们不吃茶，贵上那里久经说明，断不叫二哥上去碰钉子。”章三保亦取出稟帖来送过，门上望了望，搁在一边。

蒋礼等人辞了出来，扯了章三保到后街地方，先将许家的家人带来银两拿过，并在一处，交给章三保，又叫他照一照票去，若有讹错，快来寻我退换。章三保笑道：“票假，你二爷人是不假的。”见对了数目，方道了声有累，分路而去。蒋礼又邀了许家的人，去会书差，共用使费若干，叫那人回去告诉许春舫，这一款也要对派的。各事理结，蒋礼方别了那人回来。鲁鹏先得了贾家三百，今日许家送了五百，甚为欢喜。此时见章家息词递进，即批了，准其具结销案。

再说章三保得了六千银子，心满意足，回至家中说知，妈妈也快乐不尽。章三保道：“这件事却多亏了毕先生，若非他将稟词叙得入情人彀，贾、朱等人，不肯善善的出这些买嘱我家息讼，县里也不能如此易准，及下来相验出差提讯等事，快而且速，统共三四天，即没有事了，又得了这么一宗巨款，足够我们夫妻一世受用。不是我说句丧心的话，一个活女儿恐卖不上这么多银两。仔细想起来，皆是毕先生之力，须要重重酬谢他数百银子，才对得过。”他妈妈道：“你不说我正想同你商酌，你说谢他数百银子，未免过轻了，轻人即是轻己；况且这个人是轻待不得的，只当他们少出一千八百，我们也是要行的。我见有一张单头一千两银票，不如拿去谢他，宁可多送些，叫他欢喜，不要叫他争多厌少；倒难说话。”章三保笑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怕的多送了，你舍不得；你既肯了，我有什么不行呢？”便将那一千的银票检出，向毕家来，到了门首，用手敲门，里面高氏答应出来，开门见是章三保，遂道：“恭喜你章大爷，官司和下来了。”章三

保赔笑道：“多蒙大嫂关切，官司和了。先生在家么？”高氏道：“在家写东西呢，章大爷请里面坐。”便随手关上门，让章三保进来。说也奇怪，毕世丰真转了财运，自从代章家写过稟词，即接二连三的人寻他写状，连日很得了若干笔费。今日又有一家的状词，正坐在明间拈笔沉吟，忽见章三保走入，忙起身迎接。

章三保先道了谢，方分宾入座。毕世丰道：“息讼的稟帖递过了，我才从衙门出来，闻得已销了案，恭喜你彩头，想必得的不少？”章三保道：“皆托先生福庇，又承大力两次扶助，今日特来叩谢，另备了点小意思过来孝敬，要望先生包涵笑纳！”说罢，取出那张银票，站起身双手递过，毕世丰也起身接了，听章三保说的是小意思，料想不过一二百银子，口内说着：“足下何必如此多情？”便展开看了，一见是一千两，不由心头跳了几跳，犹恐眼岔，再仔细觑在上面一看，果是一千两，忙叫高氏收了过去。复又坐下道：“这件官司究竟足下得了多少，倒见惠小弟这许多，却要请教请教。”章三保也斜着眼笑道：“不瞒先生说，除去各项用费，净落了这些。”便将一只手一竖。毕世丰拍案叫奇道：“真乃足下洪福，我再料不到有如许之多，倒是小弟沾了足下的财光；章大哥，你是个好朋友，也不愧我尽心呕血的助一场。”章三保见桌上放着笔砚，知道尚要代人家写状，不便久坐，耽误他正事，即立起作辞。毕世丰道：“今日也不屈留，改日却要请足下畅叙一天。”章三保答应了，行出大门，一拱而别。

毕世丰回身跳至堂前，对高氏道：“真正梦想不到得此一项酬谢，有趣有趣，这场买卖做得快活。”高氏忙问道：“到底多少呢？我只认得那票上有个千字，难不成是一千么？”毕世丰喜的将两个指头弹了一下道：“给个榧子你吃吃，不是一千两，不高兴到如此；告诉你罢，足兑纹银一千两，你说快活不快活！”高氏听了，也喜得心痒难挠，合掌当空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夫妻们也过出日子来了，怪道这两天喜鹊不住在屋顶上吱喳吱喳的叫呢。原来是报喜来的。”毕世丰忙至桌前，将那未完的呈词一挥

而就，推过一旁道：“从此我也不做这牢买卖了，有此一千银子，大可安安稳稳过一世快活日月，补补我历年呕出的心血罢！”即与高氏计议，将住的房屋重新修葺整齐，又叫了裁缝来家赶着做他夫妻的衣服裙袄，及添置各色应用物件。其余的银两，又托亲友在城内乡间买下些市房田地，以作恒产。不上一月工夫，毕家住的穿的，焕然一新，居然是一个小富人家的了。毕世丰又买了一名丫头，伏伺高氏，雇了两名男女仆人，在家伺候。

今日是黄道良辰，早备下猪羊供礼，叩谢天地祖先，邀请各家亲友。闹至更鼓，人众皆散，他夫妻方对坐畅饮。现在毕世丰周身新衣灿履，气慨轩昂，人也胖了多少。高氏簪珥盈头，绫绢遍体，更外添了几分姿色。毕世丰吃到半醉，看着高氏，又想着如今家成业就，不禁说一回笑一回，直至三更才止。收过残肴，净了手脸，夫妻归房安寝。毕世丰又取了烛台，各处照看灯火门户；回到房中，见高氏早卸了妆，脱去外面大衣，坐在床边上解开贴身小衫，将两双手从胸前伸出，在那里更换睡鞋，露出鲜红兜肚，淡绿色的底衣，衬着两弯雪白膀臂，在灯光之下，分外动人。

毕世丰正值酒酣耳热之际，不由兴致勃然，叫丫头回至里间套房去睡，自己掩上房门，笑嘻嘻的捱至高氏身旁坐下道：“好簇新的兜肚呀！还亏我那日说了你几句，你才肯带上的，怎么你平日光着胸口，也不觉难过么？说着，伸手来摸高氏奶子，如新剥鸡头，坚滑腻手，半笼于内，半露在外。高氏天性触痒，急推开毕世丰的手，笑着侧身闪躲道：“你可放稳重些，别要摸手摸脚，叫人怪痒痒的。你说我不喜带兜肚，我那里好意思，也知胸膛高的难看。无奈这几年这遭瘟的奶子忽然挺硬得似石头一般，不能拘束，饶不着衣服擦了还是痛的，起先我怕是要害奶了，谁知就是这个病，实在也蹊跷得很，我亦不解是什么缘故。”毕世丰笑道：“这不是病，男子无妻，谓之孤阳独亢；女子无夫，谓之纯阴不化。你却是纯阴之气郁遏，以致凝结胸前，两乳坚硬。

我们夫妻虽常在一处，因数年中衣食不周，那里还想到欢情上去？这么一说，我又憾起日前的事来，章三保半夜里来央我写状，我蹬你醒了，好预备茶水，你即硬栽我那些混话。连你几年不带兜肚，不是前日夜间看见，我仍是不晓得，可见一毫别的念头都没得，你还骂我，又说我要穷开心，可是有的？今日我们不为穷了，可以富开心了；二则你那纯阴不化之气，也可舒散舒散。”高氏听了，不觉红生两颊，啐的一口道：“少嚼舌头罢，被丫头们听得，是什么意思？”便转身上床，掀开了被，脱去底衣，又褪下了上身衣服，一探身睡入被里去了。毕世丰也忙忙脱去衣履，同入衾中。原来高氏自十八岁嫁到毕家，一年内即除了公姑，家道日渐陵替。虽然今年二十六岁，在毕家有八年之久，朝朝思食，夜夜愁衣，在新嫁来的那一年，尚尽了些夫妇燕好之乐；后来这几年，愁穷还愁不过来，甚至日愁到晚，夜烦到明，日间又要做针黹苦活，添补食用；何暇再生他念？此时平白地顿成小富，公然富衣足食之家；况且毕世丰与高氏俱在三十上下的人，还是一对少年夫妻，素昔又甚睦好，这一宵恩爱倍于往日，始算曲尽绸缪，情浓意快，彼此贪恋得孜孜不休，拥抱酣眠，至次早日上三竿方醒。他夫妻二人，起身梳洗，接着众亲友轮流来请他夫妻，彼往此来，款接不暇。

、大抵人情多半势利，当毕家穷困之时，绝无人来过问，生恐缠扰。今见毕家重整家园，又来走动，连那疏远不通庆吊亲友，多相往来。毕世丰又将祖遗的代书缺分，交给学生们掌管。他却安居乐业，自在逍遥，拣那合己的一二亲友，约伴去游山玩水，赏月看花。高氏在家，或寻些针线消磨长昼，或督率女仆、丫头们做些女红，他夫妻倒无拘无束的过去。

一日，毕世丰早起无事，背着手在庭阶上看僮仆们浇灌盆中花草，见男仆上来回道：“闻得明日章三爷家大姑娘出殡，据说合城的官绅与他家往来过的，多去走送，又置备了幡幢仪仗，沿途甚为热闹，大爷明日可去不去？”毕世丰道：“怎么好不去呢？